



伯纳德·赫顿著

夏海清 王 伟译

从事间谍活动的女人

67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从事间谍活动的女人

伯纳德·赫顿著

夏海涛 王伟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J. Bernard Hutton

WOMEN IN ESPIONAGE

本书系据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2 年版本选译

从事间谍活动的女人

伯纳德·赫顿著

夏海涛 王伟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114,000 字

1980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1,000

统一书号：10107·215 定价：0.55 元

序

日日夜夜，年复一年，苏联和西方的间谍，象海狸一样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钻来溜去，忙个不停。这种出卖国家、铤而走险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许多间谍头子，假名假姓，乔装打扮得天衣无缝，无数被收买的情报员和特务，向他们提供各种情报。这些情报是制订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的基本材料。

从事间谍活动是危险的。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既没有从事这种冒险工作的胆量，也没有干这一行必须具备的冷静的判断能力。当世界报刊以头条新闻报道审讯间谍的消息时，所讲的间谍头子总是男人，牵连进去的女人只不过是马前小卒；象纽约的埃塞尔·罗森堡和伦敦的海伦·克罗格那样对丈夫忠贞不二的妻子是如此，象埃塞尔·吉和英奇·布洛克那样的小情报员也是如此。

但是，真正了解情况的，还是谍报机关的军官。王牌女间谍多的是。她们很少被抓住，因而成为头条新闻人物的寥寥无几。

难道女人比男人更会耍手腕，象格里塔·尼尔森那样，善于逃脱侦探？还是因为在人们所干的这种危险活动中，妙不可言的女性的妩媚使得女人占了大便宜？

玛塔·哈里被行刑队处决半个世纪之后，她的名字至今仍然家喻户晓。这件事使人们不禁想起这个漂亮而又冷酷无情的女间谍同许多军政显要人物之间的风流韵事。玛塔·哈里开历史的玩笑，使整个国家的军队或者遭到惨败，或者赢得光荣的胜利。她在那些寡廉鲜耻然而权势煊赫的当权派周围卖弄风骚，拿大国的命运当儿戏，总统、首相受了她的骗，欧洲的王公贵族上了她的当。最后，当她暴露了间谍的面目的时候，便勇敢地面对一死。

人们大都相信这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完全是假的。尽管文件证明“玛塔·哈里的传奇式故事”几乎毫无事实根据，但这个故事仍然象神话一样地不断流传着。

现代的女间谍，讲求实际，头脑冷静，埋头苦干。假在陆军元帅的怀里，亲他吻他调戏他，趁其不备把他那个国家的军事秘密偷偷弄到手，这样的想法只会使她们感到好笑。她们非常清楚，色情是女间谍最致命的武器；要运用这种武器，就得采取玛塔·哈里望尘莫及的巧妙方式。

玛塔·哈里原名叫玛加丽塔·格特鲁伊达·策勒，是一位荷兰姑娘，她十八岁的时候，对报纸上一条求婚广告作了回答，这对她的前程产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对于男人来说，她具有无法抵御的诱惑力，但她身体有发胖的趋势，使她不禁暗暗地担忧。她想早点结婚，趁体态还苗条的时候，找到一位丈夫。

这条求婚广告，是荷兰青年军官麦克劳德的朋友在报纸

上刊登的。这位朋友了解到，在东印度公司供职的麦克劳德正在国内度假，心急火燎地想与一些年轻美貌的姑娘谋面。麦克劳德同玛加丽塔见了面，入迷地爱上了她，并且向她求婚。她在感情上对他慷慨大方，结果怀了孕。过了不久，孩子出生在印度尼西亚。

两人的婚姻是一场灾难。玛加丽塔既懒又邋遢，家务事撒手不管。对丈夫，她很快就腻味了，成天没完没了地泡在交际场所、跳舞厅中，和一些野汉子瞎胡混。

两人离婚是必然的了。玛加丽塔离婚后回到欧洲。她不想找工作谋生，于是琢磨出了一个办法，靠这个办法，她可以用上她那毋庸置疑地具备的一种才华，而她的社会名誉又不会有多大的损害。她替自己重新取了个名，叫玛塔·哈里，宣布自己是印度尼西亚人，开始举行具有异国情调的印度尼西亚舞蹈的非正式“表演”。

没有哪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证明玛塔·哈里的舞蹈跳得出色，能够唤起人的情感，具有艺术魅力。但她的“表演”霎时获得了成功。玛塔·哈里的名声，象野火一样地燃遍四方，使她不仅出了名，而且发了财。她的热情的观众全是男人。她还经常专门为爱慕她的独身男子表演。

由于有许多有钱有势的情人养着她，玛塔·哈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大着胆子在欧洲到处跳舞，和她来往密切的男人，数不胜数。虽然她后来极力否认从事过间谍活动，但她却吹牛说，她曾经是许多有影响的人物的情妇，这些人物对她从来不吝惜金钱。

玛塔·哈里的间谍的坏名声，是一九一七年开始传出的。

那一年，从西班牙开往荷兰的一艘船上，她被带了上来，交给法国审判。专家们研究了法庭诉讼报告，法律界一致认为，审讯玛塔·哈里是对正义的歪曲，将使法国永远蒙受耻辱。直至今今天，根本找不到说明玛塔·哈里应当受审的一丝罪证。

玛塔·哈里之所以受到怀疑，是因为她足迹太广，情人太多，而且这些情人都是有影响、有势力的人物。这一点不足以构成她的间谍罪名。但那时正是民族存亡的时候，战争形势发展对协约国不利，法国笼罩着一片凶残恐怖的气氛。只要一个妇女，那怕只同人们憎恨的“德国兵”讲几句话，立即就会引起暴徒们的杀戮欲望。正是在这种仇恨气氛笼罩着的情况下，玛塔·哈里从审判台走上了断头台。法庭从来没有提出可以证明对她的控告属实的证据；本来可以证明她无罪的证据，却被扣压了。

玛塔·哈里被控犯有对法国进行间谍活动的罪行。原告说，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有人看见她同柏林的警察头子冯·雅高坐在一辆小轿车里；因此，她便成了间谍。这种荒谬的结论，证明对同案犯的揭发证词是站不住脚的。警察头子除了逮捕人之外，是从来不卷入间谍活动的。玛塔·哈里说冯·雅高是她的许多情人当中的一个，无疑是真实的。

原告说，玛塔·哈里战前就是德国间谍，代号是H·21。从一个德国间谍头子那里截取的电报称她为H·21，并且指示付给这个代号是H·21的女特务报酬。

玛塔·哈里承认她确实是H·21，也承认她从一个德国间谍头子手中接受过报酬。她是他的情妇，为他效了劳，给

她这份报酬，是为了酬谢她，而不是因为她搞了间谍活动。这个间谍头子的个人收入养不起她，他便把她列在他的间谍名单上。于是，她拿的便是公款了；就好象如今那些不讲道德的商人，八成让他的公司，或者从克扣的税金中，供给他的情妇一份薪水。

原告和法官对玛塔·哈里的据理辩护只是一笑置之。他们说这样的辩护是“无稽之谈”，完全“不足凭信”。尽管如此，间谍史上有许多类似的例子。现在人们知道，当玛塔·哈里受审的时候，法国情报机关也在雇用一名女间谍，她从德国人手里接受报酬的情形，和玛塔·哈里接受报酬的情况完全一样。她的名字叫马尔特·里歇。她是世界上第一批女飞行员当中的一名。她的丈夫在战争初期牺牲了，她怒火中烧，发誓要向德国人报仇，表示愿意为法国军事情报机关效劳。法国情报头子勒杜知道如何使用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他派马尔特·里歇到马德里去，任务是她必须成为德国海军武官的情妇。在同这个德国人的长期亲密交往期间，马尔特把她所搜集到的全部情报送回法国，这些情报在供军事专家分析研究的时候，是对协约国的无法估量的帮助。但马尔特的情人发现，他的情妇挥金如土，他那点薪金根本负担不起。于是，他采取同样的方法，把他的情妇列入他的间谍名单，用德国情报机关的钱来供她过奢侈的生活。马尔特把她情人的这种安排告诉了勒杜。勒杜是个正直人，想在玛塔·哈里受审时就这件事作证。但他没有这样作，因为他得到命令：必须保持沉默。

有人还说，玛塔·哈里一度是德国驻马德里的海军武官

的情妇。她没有否认这一点，因为她有许多不同国籍的情人。但是，有人主观主义地说她向他提供了情报，而且就这样控告她。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明她干了这种事，她也从未掌握过这样的秘密情报。

有人在法庭上说，当玛塔·哈里意识到她受到监视的时候，曾经试图通过向法国官员传递她从一个德国情人那里讹到的情报的办法，使人们不致怀疑她对法国的忠诚。据说，玛塔·哈里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两艘德国潜艇准备在梅哈迪亞港靠岸，卸下一批武器，供摩洛哥的反叛者用来骚扰法国军队。据说由于事前得到警告，法国的驱逐舰拦截了德国的潜水艇，并把它们击沉了。法官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尽管没有一个法国军官口头作过证，说他从玛塔·哈里那里接收过这样的情报。过了若干年，当战争酿成的仇恨狂热逐渐消退之后，研究法律的人发现，摩洛哥根本没有名叫梅哈迪亞的港口，无论法国还是德国的战争档案，从未记载过德国潜艇什么时候在摩洛哥沿海被击沉。

控告一个接着一个地向玛塔·哈里袭来，虽然这些控告缺乏法律证据，法官先生们还是相信了。这在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相信。只要浏览一下法庭当时可以找到的有关她的剪报集，就立即能证明她是无辜的，对她的控告是无中生有的。即使神通广大的女间谍，也不能在意大利当着如痴如狂的男观众跳舞的时候，同时又能在法国胜地度假，从过于沉缅色情的法国军官那里骗到军事机密。有人说，玛塔·哈里曾经把法国军队一九一七年哗变的消息暗中告诉德国人，这种说法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只是到了停战之后，新闻检查有所放松

的时候，这才透露：法军哗变的时候，玛塔·哈里已经被捕，正在等候审讯。后来在查看德国战争档案时，发现德国人是在发动全面进攻、从而使他们转为优势之后很久，才得知法国军队哗变的消息。

就这样，玛塔·哈里遭到种种诽谤、中伤和歧视。法院正式宣布她犯了间谍罪，并判她死刑。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凌晨，当她仍然在呼喊自己无罪的时候，就被蒙上了眼睛，拉到刑场，枪毙了。

玛塔·哈里受审时，起诉人未能证明她那怕是干了一起间谍活动，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说她是个声名狼藉的间谍呢？

这是法国统帅部为了避免丢脸而采用的一种手法。法国军队遭到了令人震惊的惨败；将军们愚蠢无能，将忠心耿耿的士兵象羔羊一样地赶到战场送死。厌战的士兵毫无意义地一次又一次投入战斗，不惜以巨大的血的代价，去争那几寸土地。前线士兵已经忍无可忍，反抗军官的事件爆发了。法国统帅部突然面临着这样严酷的现实：整个法国军队可能倒戈。

为了避免由于自己的无能而出现灾难性的后果，法国统帅部迅速采取了行动。它向全军证明，前方血流成河，骇人听闻，并不是将军们的罪责，它把军人的愤怒和仇恨引导到德国人和玛塔·哈里的身上。

玛塔·哈里成了法国统帅部的替罪羊，审讯她，处死她，是他们的报复行为。当原告伸出手指头指着玛塔·哈里，嚷着愤怒的大嗓门，控告她造成了五万多忠心耿耿的法国陆军战士和水兵的死亡的时候，法官们相信了这种控告。然而，

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她曾经造成那怕是一名士兵的死亡。

整个法国早在玛塔·哈里被送上法庭之前，就相信她有罪。她进入法庭时，已经受到控告、审讯和谴责。审判她，只是走走过场。制造“弥天大谎”的手法可谓用得娴熟。政府部门故意泄露一些所谓的“秘密”消息，说她从事间谍活动。人们谣传，她的罪行已经完全得到证实，这样的谣传是得到官员们的许可的。但官员们又说，如果要把这些证据公布出来，国家的安全将受到损害。想象力丰富的人，给这些谣传添枝加叶，公众如饥似渴地到处打听耸人听闻的消息，这样一来，玛塔·哈里的本来令人难以相信的间谍活动故事，大家就都当了真了。

玛塔·哈里的间谍活动是故意捏造出来的，其中有官方的一半功劳。正是这样的捏造，使她顿时成了传奇式的人物。伦敦警察厅反情报部负责人巴兹尔·汤姆森爵士审问过玛塔·哈里，后来就她的间谍活动准备了一份长篇报告，他坦率地承认，这篇报告多半是根据道听途说写出来的。但是，喜欢刊登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编辑们，不愿放过有关一个漂亮女间谍的内容丰富多采的故事，何况这个女间谍还有着跳裸体舞的嗜好哩。对于巴兹尔·汤姆森爵士的长篇报告，他们信以为真，并且添油加醋地加以夸大。他们不厌其烦地从报告中搜罗材料，寻求线索，以便证明玛塔·哈里的活动的一些最离奇的经过经得起推敲。就这样，离奇的想象变成了墨写的事实。只是过了许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巴兹尔·汤姆森爵士的报告犯了一个明显的大错误。他把报告中发生的全部事件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这个错误促使猎奇作家把

玛塔·哈里同不可能与她有联系的间谍活动联系在一起。即使如此，“使千万人丧生的漂亮女间谍”的故事太丰富多采了，不让它流传根本办不到。甚至在玛塔·哈里被处决之后，她的间谍活动的神话还在不断地被夸大。这个传奇式的故事所说的是作为她的情人的那些国王、王子和首相，没有作出戏剧性的最后努力来挽救她的性命，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谣传根本不是事实。人们曾经听说，德蒙泰萨克侯爵如何进行了一次大胆然而没有成功的营救活动。但是，无情的事实是，压根就没有德蒙泰萨克侯爵这么一个人。人们还传说着这位虚构的英雄的另一起英勇行为。他买通了行刑队，让他们在枪里装上空壳子弹。当他的情人应声倒地，好象已经死去的时候，他冲上去把她抢了过来。许多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人，认为玛塔·哈里就这样逃脱了死神，埋名隐姓地活在世上；但是，冷酷的事实证明，事情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军法规定，被处决的犯人倘若未断气，行刑队的头目要用自己的手枪补上致命的一枪。

玛塔·哈里的故事流传得越广，它停留在人们的脑子里的时间就越长，她临死的一段故事尤其如此。在行刑队的头目下令开枪之前的一瞬间，玛塔·哈里猛然甩掉皮大衣，露出她那赤条条的身子；行刑队的每一个刽子手都没有瞄准目标。然而，真正的历史档案说，她临死时并没有穿皮大衣，即使她穿了，也不能用手把它忽然甩掉，因为她的手是反绑着的，而且被捆在刑柱上。

玛塔·哈里的传奇式的故事，是法国统帅部制造出来的，是官方透露的(但却是臆造的)秘密消息煽起来的，经过猎奇

作家的胡吹，简直成了神话。尽管有人作了许多努力，想把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众，但这个传奇式的故事仍然在搅动着人们的想象力，结果，新闻消息中的任何真正的女间谍，立刻就会被说成是“第二个玛塔·哈里”。

本书所描写的精明老练的女间谍，都是真正的女间谍。她们卓有成效地干着困难而又危险的工作。与玛塔·哈里不一样，她们既不敢出风头，也不敢贸然招惹男人的羡慕。但是，她们确实知道，如果她们的间谍活动被发现，就不同于玛塔·哈里，她们将受到审慎而公正的审判，对她们的控告，必须经过真凭实据的充分检证。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伯纳德·赫顿，以前是他的祖国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官、记者和政府官员，曾著作、出版过十五本书，现在移居英国。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描述了苏联怎样派遣一些女间谍到美、英等西方国家去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美、英等西方国家又如何设法在苏联等国的国内收买一些适合从事间谍活动的女人为他们搜集情报。作者用生动的笔调，具体描述了那些乐呵呵的漂亮女人，是怎样进行间谍冒险活动的。

目 录

序.....	(1)
一、东方间谍活动序曲.....	(1)
二、实际训练.....	(7)
三、模拟逮捕.....	(14)
四、俄国著名的间谍学校.....	(18)
五、学习“英国”方式.....	(26)
六、扩张间谍网.....	(35)
七、丽塔，不寻常的女杂技演员.....	(38)
八、艾琳，一位文静的英国小姐.....	(44)
九、热尔梅娜小姐.....	(51)
十、玛丽亚和玛丽安妮.....	(56)
十一、从列宁格勒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美人.....	(61)
十二、红色“女沙皇”安吉拉.....	(71)
十三、西方的方法.....	(76)
十四、西方的间谍学校.....	(84)
十五、间谍行业的工具.....	(92)
十六、“梦游”间谍安妮.....	(105)
十七、娜塔莎.....	(110)
十八、旺达.....	(116)
十九、伯莎.....	(121)

二十、舒拉	(125)
二十一、维拉	(131)
二十二、其他女间谍一瞥	(137)
二十三、西方女间谍在西方进行活动	(145)
二十四、间谍是很难抓着的	(154)
二十五、诱捕间谍的女间谍	(161)

一、东方间谍活动序曲

苏联特务机关的一条原则，是在挑选女间谍时要有远见，避免吸收“智力和体力上应付不了可能遇到的困难处境、因而证明是不合适的那一类”女性^①。他们异常谨慎，以便保证挑选的人都是合适的，招收的人，要不是最有希望的，绝不浪费时间去培养。莫斯科特务机关总部能随时得到未来间谍的最新名单，是因为采取了以下步骤：

苏联各地的每一个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接到地区党组织领导人的严格指示，“对每一个同志的私生活、亲属、朋友、熟人、他们的习惯、嗜好，以及其他足以说明他们的性格和党外生活的详细情况，都要了解清楚。”^②当所有这些情况经过核实和复查以后，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必须向地区党组织领导人提出详尽报告，而且必须亲自担保这些报告是真实的。

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可靠党员，但是他们的报告还得经过地区党组织领导人的再次核实和详细审查。然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干部委员会^③要履行完全相同的一道程序。最后剩下的少数人的名单，由干部委员会

①、② 见莫斯科出版的苏联特务机关组织局手册。

③ 这个部门判定某个人是否可靠。